

開放文學 – 神鬼仙俠 – 三寶太監西洋記
第九十一回 閻羅王寄書國師 閻羅王相贈五將

詩曰： 朝進東門營，暮上河陽橋。
落日照大旗，馬鳴風蕭蕭。
平沙列萬幕，部伍各見招。
借問大將誰？恐是霍嫖姚。

卻說崔判官勉強支起架子，走下殿來，說道：「你們還是強神？你們還是惡鬼？我這裡是個□帝閻君所居之處，怎麼容得這等吵鬧？這等持槍跨馬？」唐狀元見他說是閻君所在，也以禮開談，說道：「你不要吃驚，我們號為五虎將軍，日戰閻間夜戰陰。」判官道：「你這些將軍，還是陽世上人？還是陰司裡人？」唐狀元道：「你這裡還是陽世？還是陰司？」判官道：「將軍說話也好差了。一行告訴你，這是□帝閻君所居之處，豈可又不是陰司！況兼你們一路而來，先過鬼門關，次進酆都城，又次進禁城，卻才進我靈曜府。過了這許多所，豈可不認得我這是個酆都鬼國！」唐狀元道：「大聖人尚且好問好察，我們焉得不問？」判官道：「列位可是陽世上人？」唐狀元道：「是陽世上人。」判官道：「還是哪一國？」唐狀元道：「是大明國朱皇帝駕下差來的。」判官道：「既奉朱皇帝欽差，怎麼走到我這鬼國來？」唐狀元道：「為因兵下西洋，撫夷取寶，故此輕造。」判官道：「我這鬼國是西天盡頭處，卻也是難得到的。」

唐狀元還不曾開口，張狼牙就搶著說道：「胡說！我管你甚麼盡頭不盡頭，我管你甚麼鬼國不鬼國，你快去拜上你的黑面老兒，早早修下封降書，備辦些寶貝，免受我們一刀之苦。」判官道：「你這位說話又差。你大明國朱皇帝是陽間天子，我酆都國閻羅王是陰間天子。地有陰陽，職無尊卑，禮無隆殺，焉得你反問我們要降書，問我們要寶貝！」張狼牙就急起來，喝聲道：「哇！我們兵下西洋，已經三□餘國，哪一國不遞上降書，哪一國不奉上寶貝？饒他是個勇猛大將軍，饒他是個天、地、人、各仙長，也都是這等帖耳奉承。又何況你這些瘟鬼，敢在我面前搖唇鼓舌，說短道長。」

判官受了這一席狠話，倒也無奈何，說道：「你若還說起這西洋二□餘國來，就該磕我四個頭，拜我八拜。」張狼牙已經動氣，再又加上個磕頭禮拜的話，他就心如烈火，膽似鐘粗，拿起個狼牙釘來，照著判官頭上只是一片築。張狼牙已自太過了，卻加上個金都督又是個鹵莽滅裂的，又是一片任君鏢鏢將去。再又加上兩個游擊也狠起來，一個一條簡公鞭，一個一把月牙鏢，鞭的錘敲，鏢的斲削。喜的判官是個鬼溜下罷兒，也不覺得。四個將軍攢著一個判官，就像鍾馗擒小鬼的形景，把個判官左走也不是，右走也不是。唐狀元連聲叫道：「不要動手哩！且問他一個來歷，再殺也不遲。」判官道：「正是，我且告訴你一番，看你是？我是？」

唐狀元吆喝得緊，眾人只得住手。判官道：「你們兵下西洋，枉殺千千萬萬的性命。今日頃刻之間，接下三□二宗告你們填人命的狀詞，是我把罪惡簿來一查，查他前生今世作何善惡，當得何等報應。善者是我送進賞善行臺，快活受用；惡者是我發下罰惡分司，遍歷一□八重地獄。還有一等善多惡少者，又送左轉輪王托生，並不曾斷你們填還性命。我這一段情由，還叫我不是？你們可該磕頭，可該禮拜！」唐狀元道：「你任何職？能夠判斷還他。」判官道：「我是崔珏判官，有名的閻羅殿下鐵筆無私。」

唐狀元道：「你既是個判官，怎麼這等衣冠不整，儀從不張？」判官道：「說起來，你們又該磕頭，又該禮拜。」張狼牙又惱起來，喝聲道：「哇！」唐狀元道：「不消嚷，且待他再說一番。」判官道：「為因不曾判斷填命，中間有五個強梁之鬼，和我爭鬧一場，說我徇私曲庇。是我責備他們，他們五個鬼，鬼多手多，反加我以無禮。」唐狀元道：「怎麼無禮？」判官道：「倒也不堪提起，把我的巾兒、袍兒、帶兒、靴兒都一果兒，連筆兒、簿兒也險些兒。故此衣冠不整，儀從不張。」唐狀元道：「這是你的執法不偏，致令五鬼鬧判。」張狼牙又鬧起來，說道：「誰聽他那一面之詞，終是要封降書降表，要些寶貝進貢。若說半個『不』字，我這裡只是一味狼牙釘，憑你怎麼處我。」道猶未了，就是掄起狼牙釘來，照著判官頭上兩點一般過去。金都督又是鏢，兩個游擊又是一條鞭，一把鏢，把個判官又趕得沒處跑。唐狀元急忙吆喝，他們住手。

卻說閻羅王站在後殿上，聽知外面一往一來，細問細答，閻君長歎一口氣，說道：「這都是仗了佛爺爺的佛力無邊，就欺負上我門哩！」道猶未了，只見內殿之中閃出一位老者，壽高八百，鶴髮童顏。一手一根拄杖，一手一掛數珠兒，走近前來，問道：「是個甚麼佛爺爺？在哪裡？」閻君起頭一看，原來是個椒房之親、岳宗泰岱，名字叫做個過天星。怎有這個親？怎有這個名字？只因他一日走地府一遍，一夜走天堂一遍，腳似流星，故此叫做個過天星；他所生一女，名字叫做淨幻星君，嫁與閻羅王，做正宮皇后，他卻不是閻羅王的外岳？故此叫做椒房之親，岳宗泰岱。他問道：「是哪個佛爺爺？在哪裡？」閻羅王道：「這五個將軍是大明國朱皇帝欽差來下西洋取寶的。他船上有個長老，原是燃燈古佛臨凡，故此他們仗他的勢力，欺上我門來。」老者道：「你怎麼曉得？」閻羅王道：「他日前到我處來。」老者道：「來有甚麼貴幹？」閻羅王道：「因為路上有許多的妖魔鬼怪，他來查問。」老者道：「你這如今怎麼處他？」閻羅王道：「倒有些不好處得。怎麼不好處得？欲待要多叫過些鬼司來，搬動那一干遊魂索、貯魂瓶、錘魂鑽、削魂刀，怕他們走上天去？卻於佛爺爺體面不好看相。欲待將就他們，他們又不省事，輕舉妄動，出言無狀，卻於我自家的體面上又不好看相。這卻不是不好處他？」

老者道：「只知其一，未知其二。」閻羅王道：「怎麼說？」老者道：「這五個人也不是凡夫俗子，你有所不知。」閻羅王道：「這個委是不知，請教。」老者道：「那持槍的，姓唐名英，是個武曲星。那狼牙釘的，姓張名柏，是個黑煞星。那舞鏢的，姓金名天雷，是個天蓬星。那拿月牙鏢的，姓雷名應春，是個河鼓星。那簡公鞭的，姓胡名應鳳，是個魁星。」閻羅王道：「既是些天星臨凡，卻也害他不得。況兼又有佛爺爺在船上，莫若只是做個人情與他去罷。」老者道：「你須去自家吩咐他們一番。」閻羅王道：「我還有好些話與他講哩。」

好個閻羅王，竟自走出殿上來，只見四個將官攢著一個判官，這邊一個連聲叫道：「快住手哩！快住手哩！」閻羅王卻就開口，先叫上一聲：「左右的何在？」這正叫做堂上一呼，階下百諾，左右兩邊擁出百□多個鬼來。閻羅王站在上面，兩邊列著百□多個鬼，卻不有了些威勢。問一聲：「下面甚麼人？敢持刀驛馬，逼勒我判官麼？」判官正在沒走處，一直跑上了殿。

唐狀元看見殿上問話的是個冕而衣裳，王者氣象，心裡曉得是閻羅天子，勒住馬，高聲答應道：「末將們介胄之士，不敢下馬成拜。實不相瞞，我們是大明國朱皇帝駕下欽差來撫夷取寶的。」閻羅王道：「怎麼撞進我靈曜府裡來？」唐狀元道：「為因不見玉璽，直窮到了底，故此擅入府門。」閻羅王道：「你們就該抽身回去罷，怎麼又威逼我判官？」唐狀元道：「非干威逼。判官一言不合，怒氣相加。」判官接著說道：「都是那黑臉大漢，說要甚麼降書降表，要甚麼進貢禮物。」閻羅王道：「這說話的好差！我和你陽間天子職掌相同，但有陰陽之別耳！怎麼我這裡有個降書？有個禮物？」唐狀元道：「陰陽雖異路，通問之禮則同。我們今日也是難逢難遇，須則求下一封陰書，明日回船之時，奏上陽間天子，才有個明證。」閻羅王道：「你還講個『回船』二字，你這個船有些難回了。」唐狀元心上吃了一驚，說道：「怎見得難回？」閻羅王道：「你們下洋之時，枉殺了千千萬萬的人命。他們這如今一個個的負屈含冤，要你們填還他性命。雖然是我崔判官和你們硬斷，到底是怨氣沖天，無門救解。大小寶船，卻有沉覆之危。」唐狀元道：「事至於此，怎麼沒有處分？不如就在這裡討個解釋出去才好。」閻羅王道：「你們自家計處一番，可有個解釋之法。」唐狀元道：「我們苦無解釋之法。」閻羅王道：「你們回船請教國師，就見明白。」唐狀元聽見說到國師身上，心裡老大的驚異，曉得回船決有些禍患，卻只得把幾句言語兒出來，高叫道：「你們朱皇帝是陽間天子，大王是陰間天子，內外協同，豈可沒個互相救援之意。」閻羅王道：「回船請教國師，我這裡無不依允。只你們也是進我府門一遭，各通名姓上來，我這裡還有一

物相贈，以表邂逅慙慙。」唐狀元道：「末將姓唐名英，原中武科狀元，現任征西後營大都督之職。這任君鑣姓金，雙名天雷，現任征西右營大都督之職。這狼牙釘姓張名柏，現任前哨副都督之職。這簡公鞭姓胡，雙名應鳳，現任征西遊擊大將軍之職。這月牙鏢姓雷，雙名應春，現任征西遊擊大將軍之職。」閻羅王道：「好一班武將！莫說陽世上威風第一，就是我陰司裡武藝無雙。」

道猶未了，即時叫過左右的，取文房四寶來，寫下了四句短札。又叫過管庫藏的，取出一件寶物來，盛在朱紅匣兒裡面，著判官傳下，吩咐短札兒拜上國師，朱紅匣兒相贈五員武將。唐狀元連聲稱謝，躍馬而出。

出了門，金都督道：「好了這個黑臉賊。」張狼牙道：「你罵我？」金都督道：「罵適來的閻羅天子。」張狼牙道：「你說甚麼黑臉賊？我穿青的，你有些護皂。」道猶未了，這正叫是回馬不用鞭，早已到了寶船上，拜見二位元帥。只見王明正在那裡講劉氏是他的生妻，死後嫁與崔珏判官；又講崔珏判官誤認他做大舅，領他進城，看見望鄉臺、槍刀山、奈河橋、孤淒埂、賞善行臺、罰惡分司，又是一□八重地獄，銼、燒、春、磨，各色刑憲。正講到興頭上，唐狀元一千五員大將，五騎馬，五般兵器，飛舞而歸。見了元帥，都問王明：「你上哪裡去了這些日子今日才來？」王明道：「我今日不是崔珏判官兩場口角，還不得家來也。」唐狀元道：「甚麼崔珏判官？」王明道：「就是閻羅上的崔珏判官。」唐狀元道：「甚麼口角？」王明道：「一日之間，先是五個鬼和他大鬧一場，後又是五個天星和他大鬧一場。家裡聞知這兩場凶報，生怕有些差池，故此我拜辭而來。」

唐狀元不覺的大笑了三聲。元帥道：「你笑甚麼？」唐狀元道：「原來真是個鬼國，真是個陰司，虧我們硬和他爭鬧一場。」元帥道：「怎麼和他爭鬧？」唐狀元道：「王克新說五個鬼和判官大鬧，就是為了我們殺死的魍魎之鬼，一總有三□二宗，都在告狀取命。五個天星，就是我們殺到靈曜府裡閻王殿下。」

元帥道：「怎麼就殺了這幾日？」唐狀元道：「早去晚來，只是一日。」元帥道：「已經三個日子，王明共去了□個日子。」唐狀元道：「可見洞中方七日，世上幾千年。陰陽有准，禍福無差。」

元帥道：「裡面風景何如？」唐狀元道：「陰風颯颯，冷霧漫漫，不盡的淒涼景色。」元帥道：「居止何如？」唐狀元道：「照舊有街道，照舊有房舍。有個鬼門關，有座酆都城，有座禁城，卻才到靈曜之府。中有閻羅王的宮殿，朱門宏敞，樓閣峻峭，儼然王者所居氣象。元帥道：「閻羅王何如？」唐狀元道：「冕而衣裳，儼然王者氣象。」元帥道：「可看得真麼？」唐狀元道：「觀面相親，細問細對。他還有一封短札，拜上國師；還有一件禮物，賞賜末將們的。」元帥道：「怪哉！怪哉！連陰司之中也征到了，連閻羅王也取出降書來，也取出寶貝來。今日之事，千載奇事。」即時請過國師、天師。唐狀元遞上書，國師拆封讀之，原來是個七言四句，說是：

身到川中數□年，曾在毗盧頂上眠。

欲透趙州關捩子，好姻緣做惡姻緣。

國師見之，心上有些不快活。元帥道：「國師老爺為可不悅？」國師道：「貧僧心上的事，一言難盡。只不知閻君送唐狀元們是個甚麼寶貝？」唐狀元道：「是一個朱漆的紅匣兒。」即時交上，二位元帥當面開來，原來是臥獅玉鎮紙一枚。王爺道：「以文具而贈武郎，閻君亦不免謬戾之失。」國師道：「彼有深意存焉，豈得為謬戾。」元帥道：「請教國師，有些甚麼深意？」國師道：「鎮紙原有所自來，相贈則一字一義，卻不是個深意存焉？」元帥道：「何所自來？乞國師見教。」國師道：「說起來話又長了些。」元帥道：「閻君相贈，大是奇事，願聞詳細，哪怕話長。」

國師道：「這鎮紙是唐西川節度使高駘贈與蜀妓薛濤的，到我朝又為洪武甲戌進士田孟沂所得。今日卻又是閻君贈與唐狀元，這卻不是鎮紙原有所自來。」元帥道：「何所考證？」國師道：「唐時有薛氏女，名濤。為時絕妓，麗色傾城。又且精研經史、詞章、詩賦，綽有大家。彼時有個西川節度使姓高名駘，字千里，來鎮巴蜀。諸妓中甚珍愛薛氏女，寵冠一時，將贈甚厚。後來高以病去，薛氏女隨亦物故。葬附郭三里許火村之陽。所葬處山青水碧，景色獨幽。鄭谷蜀中詩有『小桃花繞薛濤墳』之句，後人因此盛栽桃樹，環繞其墳。春時遊賞，士女畢集，稱勝概焉。」

「到我朝洪武□四年，五羊人姓田名百祿，攜妻挈子，赴任成都教官。其子名洙，字孟沂，隨父任。洙自幼聰明，清雅標緻，書畫琴棋，靡不旁暢。諸生日與嬉游，愛之過於同氣。凡遠近名山勝景，吟賞殆遍。明年秋，父百祿議欲遣洙回籍，母又不忍捨洙，告其父說道：『兒來未久，奈何遽使之去？又且官清氈冷，路費艱難，莫若再留住許時，別尋一個歸計。』其父百祿心上費了一番周折，卻謀於諸生中最親厚者，使他另設一館，一則可以讀書進業，二則藉其俸資，為明年歸計。諸生都不忍捨去。」

「孟沂一聞田老師命，唯唯奉承，薦在郭外五里許巨族張運使之家。次年正月半後，擇吉設帳，諸生中又多送去。張姓主人大喜，張筵開館。又一日，宴其父百祿。席罷，主人說道：『令嗣君晚間只宜就宿齋頭，免致奔走勞頓不便。』百祿滿口稱謝，說道：『愈加體愛之周。』到了二月花辰之日，孟沂解齋歸省，路經火村，只見村野中境界幽雅，環小山之下都是桃樹，又且花方盛開，爛煙如錦。孟沂心甚愛之，四顧徘徊，有不能捨之意。忽見桃林中有一所別館，門裡走出一個女人來，綽約嬌姿，年方二八，眉彎柳綠，臉襯桃紅。孟沂不敢起頭，過門而去。自後每進城去，必過其門；每過其門，美人必在門首。」

「有一日過其門，遺失了所得的俸金，為美人所得。明日又過其門，美人著令婢者追孟沂，還所遺金。孟沂心裡想道：這女子有德有貌，往謝其門。婢者先行報美人，說道：『遺金郎今來奉謝。』請入內所。美人出，兩家相見。美人先自開口，說道：『郎君莫非張運使家西賓乎？』孟沂說道：『承下問，不足便是。』美人說道：『好一對賢主佳賓。』孟沂說道：『虛席無功，辱承過獎了。請娘行尊坐，容小生拜謝還金之德。』美人說道：『張運使是賤妾一家姻婭，彼西賓即此西賓，何謝之有！』孟沂說道：『敢問娘行名闕為誰？與敝東何眷？』美人說道：『此賤妾舅氏之家，姓平，成都故家。舅氏存日，與張運使同外氏。賤妾姓薛氏，文秀坊人，嫁平幼子康。不幸康早喪，舅姑隨亦終天年。賤妾孀居，菴葺子立。』道猶未了，茶至。茶罷又茶，如是者至三至四。孟沂辭謝欲去，美人說道：『既辱大駕寵臨，還願羈留頃刻。』孟沂說道：『不敢留了。』美人說道：『賤妾若不能留，盛東亦不能無罪，說道：我有此佳賓，竟不能為我一款。賤妾之罪，夫復何辭？』

「道猶未了，即陳設酒肴，分為二席，賓主偶坐。坐中勸酬備至，語雜諧謔。孟沂心裡想道：『主家姻婭，何敢放肆？』每斂容稱謝。酒至半酣，美人說道：『郎君素性倜儻，長於吟詠。今日相逢，頗稱奇觀，何苦做出這一段酸子的形狀來？』孟沂說道：『非敢寒酸。一則識荊之初，二則酒力不勝，請告辭罷。』美人道：『說哪裡話，賤妾雖不聰敏，亦曾從事女經，短章口律，頗得其解。今遇知音，而高山流水，何惜一奏。』孟沂先前歎他有德有貌，說到了經書詩律，愈見得才貌雙全，縱非惜玉，能不憐才？斂容稱謝，說道：『古有引玉，不佞願先拋一磚。』美人說道：『先奉一玻璃盞，以發詩興。』孟沂拿著玻璃盞在手裡，口占一律，說道：『路入桃源小洞天，亂紅飛去遇嬋娟。襄王誤作高唐夢，不是陽臺雲雨仙。』

「吟畢，孟沂舉酒自飲。美人說道：『詩則佳矣，但短章寂寥，不足以盡興。用落花為題，共聯一長篇，相公肯麼？』孟沂說道：『謹如教。』美人道：『相公請先。』孟沂說道：『娘行請先。』美人說道：『自古男先於女，還是相公。』孟沂道：『怨僮了！』

孟：韶豔應難挽，美：芳華信易凋。

孟：綴階紅尚媚，美：委砌白仍嬌。

孟：墮速如辭樹，美：飛遲似戀條。

孟：薛鋪新蹙繡，美：草疊巧裁綃。

孟：麗質愁先殞，美：香魂慟莫招。

孟：燕銜歸故壘，美：蝶逐過危橋。

孟：沾帖將啼露，美：沖簾乍起飄。

孟：遇晴猶有態，美：經雨倍無聊。
孟：蜂趁低兼絮，美：魚吞細雜濛。
孟：輕盈珠履踐，美：零落翠鈿飄。
孟：鳥過生愁觸，美：兒嬉最怕搖。
孟：褪時浮雨潤，美：殘處漾風潮。
孟：積徑交童掃，美：沿流倩水漂。
孟：媚人沾錦瑟，美：淪茗入詩瓢。
孟：玉貌樓前墜，美：冰容魂裡消。
孟：芳園曾藉坐，美：長路解追鑣。
孟：羅扇姬盛瓣，美：筠籬僕護苗。
孟：折來隨手盡，美：帶處近鬟焦。
孟：泥浣猶悽慘，美：瓶空更寂寥。
孟：葉濃蔭自厚，美：蒂密子偏饒。
孟：豈必分茵席，美：寧思上砑硝。
孟：香餘何吝竊，美：佩解不須邀。
孟：冶態宜宮額，美：癡情媚舞腰。
孟：妝臺休亂拂，美：留伴可終宵。

「詩聯既成，時已二鼓將盡。美人延孟沂入寢室，自薦枕席。孟沂酒興詩狂，把捉不住，不覺有纏綿之私。

「次日，孟沂告別。美人贈以臥獅玉鎮紙一枚，且說道：『無惜頻來，勿效薄倖郎也！』孟沂習以為常，給主人說道：『老母相念之深，必令家宿，不敢留此。』主人信之。『半年後，張運使過泮宮，謁田老師，告訴說道：『令嗣君每日一歸，不勝匍匐，俾之仍宿齋頭，乃為便益。』田老師吃一驚，說道：『自從開館之後，止寓公館中，並未有回家也，何言之謬？』張運使心上疑惑，不敢盡詞而出，歸告張夫人。夫人道：『此必拾翠尋芳耳。』張運使道：『此中苦無歌館，顧安所得乎？』左右躊躇，不得他的端的。差下一個精細家童尾其歸。只見田孟沂行至桃林中，忽然不見。運使心上明白了，差人宿田老師衙舍，俟先生來時，問說道：『昨夜何宿？』先生道：『衙舍。』主人道：『小僕適從衙舍來，並不曾見先生。』先生道：『或從途路上相左麼？』主人道：『小僕宿衙舍，何為相左？』孟沂看見遮飾不過，把美人還金款洽、賡詩各項的事，細說一番。運使道：『這的不是我親，是個鬼祟相戲。』即時請到田老師，細述前事。老師道：『這一定是桃林中有個妖物。』

「三人同往舊處，只見桃紅千樹，草綠連天，何嘗有個別館？運使說道：『不是妖物。這桃林中地名火村，唐妓薛濤葬在這裡，此必薛濤精魄相戲。』田老師說道：『不消疑了。他說道嫁與平幼子康，乃平康巷也。他說道文孝坊，城中並無此額。文與孝合，豈不是個教字？妓女居教坊司也，非薛濤其誰！』孟沂說道：『還有一枚玉鎮紙在這裡。』運使接過來一看，鎮紙之下有『高氏文房』四個字。運使說道：『這鎮紙即西川節度使高駢所贈薛濤者。』經這一場異事，田老師即時謝過主人，遣孟沂還廣中。

「孟沂極寶重鎮紙，後中洪武甲戌進士，授山東曹縣知縣。門子看見鎮紙稀奇，竊之而去。孟沂屈賴侍婢，疑其有外，撻之至死。侍婢死後，告於閻君，閻君約集門子償命，留鎮紙入宮。這鎮紙卻不是唐西川節度使高駢贈與唐妓薛濤，唐妓薛濤贈與我朝田孟沂，田孟沂又為門子所竊，勾留陰司，閻君又把來相贈唐狀元，這卻不是有所自來！」

元帥道：「看鎮紙可有字麼？」唐狀元遞與元帥，果是鎮紙之下有「高氏文房」四個大字。二位元帥說道：「國師高見，不但通今博古，卻又察幽燭明。」國師道：「偶中耳。」元帥道：「又蒙吩咐相贈，則一字一義，再請教一番。」

畢竟不知是個甚麼一字一義？且聽下回分解。